

梁羽生先生
新作集

狂俠天驕魔女

肆

梁羽生著



梁羽生作品集

33

狂俠天驕魔女
肆



梁羽生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侠天骄魔女 / 梁羽生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1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73-3

I . ①狂… II .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6595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3号、19-2012-051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 4008813150,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七十六回	群雄纷起诛奸细 一死何辞谢本帮	1215
第七十七回	至死始知多罪孽 此生深悔少思量	1233
第七十八回	同命相怜嗟母女 求荣不惜劫妻儿	1251
第七十九回	末路穷途求故友 勾心斗角杀连襟	1267
第八十回	弱女飘零遭毒手 英雄奋起斗魔头	1283
第八十一回	骨肉团圆擒狡贼 幽林设伏破强胡	1299
第八十二回	义释战俘归故里 欲诛首恶探魔宫	1317
第八十三回	太惜佳人忘旧恨 欣逢王府贺新婚	1333
第八十四回	锦帐青锋疑是梦 琼楼玉宇不胜寒	1351
第八十五回	侠女奇谋出王府 老嫗妙计赚城门	1365
第八十六回	举义旗英雄救友 丧天良逆弟追兄	1381
第八十七回	两番堕溷怜孤女 三入龙潭战二奇	1397

第八十八回	大娘怒折绿林箭 妖女暗施蜂尾针	1411
第八十九回	两番毒手弥妖雾 三探魔宫下战书	1429
第九十回	宿怨难消迷不悟 重楼深锁意何居	1443
第九十一回	双凤楼头寻怨妇 孤鸾山上会群雄	1459
第九十二回	寄恨传书求一晤 飞珠嵌壁显神通	1473
第九十三回	怅望关河空吊影 愁生故国念离人	1493
第九十四回	愧把深情怀故友 忍将毒手害亲儿	1511
第九十五回	祸根未绝群魔遁 世乱还须国手医	1527
第九十六回	难圆破镜终遗憾 斗角勾心各逞谋	1543
第九十七回	塞外传书邀旧友 桃林练掌复神功	1557
第九十八回	竟有狂徒窥出浴 何来小子下游辞	1577
第九十九回	打狗棒中藏秘密 天狼岭上看奇花	1589
第一〇〇回	祸生荒谷追穷寇 乐在天涯战恶风	1607

第七十六回 群雄纷起诛奸细 一死何辞谢本帮

倘若不是因为武林天骄身遭暗袭，从所受的玄阴指力断定这个人就是神驼乙休，蓬莱魔女只怕还当真不敢认他。就是此际，蓬莱魔女也还是有点怀疑：“怎的这老残废忽然又能够挺起腰板了，驼背怎么能够医好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神驼乙休。”

风火龙大叫道：“我说的那个奸细就是此人，决不可放过他！”蓬莱魔女心道：“不错，不管他是否乙休，总之是不可放过他！”蓬莱魔女轻功超卓，风火龙话犹未了，她已经追到那人后面，刷的就是一剑刺去。

笑傲乾坤亦已赶到，却从侧面包抄过来，折扇一挥，扇出一股劲风，抵消了这人的玄阴指力。这人知道笑傲乾坤是个劲敌，不能不全神应付。蓬莱魔女出手如电，他虽然明知蓬莱魔女那一剑已从背后刺来，也是闪避不开了。

只听得“喀嚓”一声，说也奇怪，蓬莱魔女那一剑刺到了他的身上，竟然不似血肉之躯。蓬莱魔女方自一怔，只见那人衣裳破裂，一块木板掉了下来。

原来乙休在背后缚了一块木板，空隙处填上棉絮，所以显得身形臃肿，但却掩了他的驼背。乙休是怕人认出了他的庐山真貌，故此特别化装了来的。

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刚才谁也没有发觉他是个驼子。”

乙休被拆穿了伪装，情急拼命，掌劈指戳，猛攻蓬莱魔女。蓬

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联手，本来可以胜得过他，但他的玄阴指力十分厉害，却也不是三五十招之内便能将他制伏。

刚刚斗了几招，蓬莱魔女已听得师父的凄厉叫声。此时正是公孙隐吐血倒地，公孙奇开始冲出人堆的时候。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她只道师父已遭了公孙奇的毒手，师恩深重如山，救师父当然紧要过追凶手了。

蓬莱魔女只好放松乙休，连忙跑回去看她师父。

朱丹鹤刚刚着了暗算，接着又是公孙隐吐血倒地，场中登时大乱。一众英雄与丐帮弟子，有的忙着去救公孙隐，有的忙于要设法保全朱丹鹤的性命，（因为他还没有吐出口供，此事关系丐帮极大，丐帮弟子当然不能让他轻易便死。）有的则忙于去追赶公孙奇，武士敦也是去追赶公孙奇的一个。

乙休挟数十年深厚的邪派内功，功力还稍稍在笑傲乾坤之上，笑傲乾坤给他猛攻几招，不由得不退了几步。

乙休冲了出来，哈哈笑道：“大金武士是我请来的，如今你们已是瓮中之鳖，釜底之鱼，死到临头，还想来难为我么？”果然他的笑声未了，便听得号角声响，从山上望下去，已经看得见奔驰而来的金国骑兵了。

风火龙忽地大声叫道：“本帮弟子，听我一言！”骚动的情形稍稍安定下来，只听得风火龙接着说道：“我只因一念之差，引狼入室，罪无可恕，愧对同门。如今本帮面临灾祸，请武士敦师弟从速接任帮主，以补我过。武师弟才能胜我十倍，必能光大本帮。请恕我不能再为本帮效力，把重担子都推给你啦！”

柳元宗在他身边，听到最后两句，心头一动，正自觉得他话中有“不吉之兆”，还未来说及阻拦，只见风火龙已是一口鲜血狂喷出来，在石台上倒下去了。原来他是在愧悔交集的心情之下，用上乘内功，自断经脉，了结自己的生命的。柳元宗在他身边，本来是防备有人暗杀他，特地保护他的；但却想不到他会自杀。风火龙以上乘内功自断经脉，纵有华佗再世，扁鹊重生，那也是无可救治的了。

丐帮那三位老香主忙跑过来，说道：“风香主，人孰无过，过

而能改，善莫大焉。你何苦如此？”柳元宗一掌按在他的后心，将真气输送进去。风火龙脸上现出笑容，低声说道：“你们愿意饶恕我，我很欢喜。但我已是不能饶恕自己了。”说了这两句话，便即气绝。风火龙初时还未完全知道朱丹鹤、公孙奇、乙休等人的底细，也即是尚未完全认识到他自己所参与的罪恶的严重性，故而还有意图苟活之心，受了他们胁迫；待到公孙奇面目完全揭露，乙休的金国奸细身份也证实之时，他自觉无颜苟活，便决心一死以谢本帮了。

武士敦眼看就要追上公孙奇，但忽然发生了这个变故，他只好回来。丐帮上下，一致拥戴他继任帮主，在这样紧急的情形之下，无暇举行什么仪式，武士敦立即行使帮主职权。

武士敦在金国御林军中混了十年，懂得军事。金国那队武士是一路厮杀来的，和他们厮杀的是西岐凤率领的一部分赴会群雄，虽因众寡不敌，堵截不了，给他们杀上山来，但估计时间，至少也还得有一顿饭的工夫，才能杀到此地。当下武士敦便即发号施令，叫本帮弟子力持镇定，布阵迎敌。

柳元宗放下风火龙，走下台来，正自想道：“是该先去追捕乙休呢，还是去看看公孙隐？公孙隐内功深厚之极，想来总还可以支持吧？”心念未已，只听得女儿已在叫道：“爹爹快来！”

原来公孙隐的内功虽然深厚之极，但他遭受了这样重大的刺激，早已是心伤欲碎，根本就没有求生之念，哪里还会运功驱毒，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各以上乘内功，替他推血过宫，但由于公孙隐本身的真气不能凝聚，在体内四处乱窜，非但不能收内外协调之效，反而成了障碍，抵消了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给他医治的外力。蓬莱魔女束手无策，唯有向父亲求援。

柳元宗替公孙隐一把脉息，不觉皱了眉头，蓬莱魔女哽咽说道：“爹爹，你一定要救活我的师父！”

柳元宗道：“好，我尽力而为。你叫谷涵回来！”柳元宗功力与公孙隐相当，当下用针灸疗法，刺激公孙隐相关的穴道，随即运用绝顶内功，为他推血过宫，让他体中的毒气缓缓发散。可是柳元宗虽然使尽平生本事，内功、医术全都用上，也只不过能够减轻他

中毒的程度而已，却不能代他收束真气。要知双方功力相当，倘若柳元宗以外力强施，公孙隐一样有性命之忧。是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孙隐必须本身有求生的意志，否则即使柳元宗有天大神通，也是无济于事。

华谷涵赶了回来，正好公孙隐在金针刺激之下，刚刚醒转。柳元宗道：“公孙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情，你必须帮我的忙。”

公孙隐苦笑道：“我现在还能帮得你什么忙？”

柳元宗道：“我是特地为了这件事情，万里迢迢赶来求你的。这件事情，是除了你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的。”

公孙隐与柳元宗同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彼此慕名了数十年，今日方始会面。而柳元宗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求他帮忙，公孙隐虽然心如槁木，也自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当下侠义之心一起，便即说道：“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帮你的忙。请说吧。”

柳元宗道：“瑶儿是我生的，但却是你教养成人的，你对她的恩义胜于我这个生父多多，所以她的事情，必须由你作主。我今日到来，就是求你允许她与谷涵的婚事，并为他们主持婚事的，你可肯答应么？”

公孙隐坐了起来，面带笑容，说道：“我早已有这个意思了，我怎能不答应？”

华谷涵道：“公孙前辈，我也想求你答应我一个请求。”

公孙隐道：“哦，你已经得了娇妻，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求我？”

华谷涵道：“我自幼父母双亡，多承你老人家青睐有加，又把爱徒许配与我，大恩难报，我与清瑶想长依膝下，作为你亲生的子女一般。只求你的答应。”

公孙隐又惊又喜，说道：“这我怎么敢当？”话犹未了，他们两人已是双双跪下，蓬莱魔女说道：“师父恩重如山，我是从小就将师父当如父亲的了。如今不过正个名分而已，你老人家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

公孙隐泪盈于睫，一手一个，将他们拉起，喃喃说道：“想不到我失了一个儿子，却得回了两个儿女。”

柳元宗见他滴出眼泪，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心道：

“只要他心有寄托，我也就有把握可以挽救他的性命了。”

俗语说：心病还须心药医。柳元宗之所以能够挽回公孙隐的性命，用的就是“心药”。

由于儿子不肖，公孙隐在这世上最疼爱的人就只是蓬莱魔女了。他对于蓬莱魔女的确是兼有师父与父亲的感情的。但因他所受的刺激（儿子叛国通敌）太过重大，一时遂至万念皆灰，断绝了求生的意志。柳元宗看出“病因”，故此“对症下药”，在他昏乱之中，用蓬莱魔女来唤起他的求生意志，同时也转移了他在感情上所受的刺激。

柳元宗微笑道：“公孙大哥，请让小弟给你治病。瑶儿还要等你给她主持婚礼呢，你可得好好保重身子才行。”当下，掌贴他的后心，一股真气输送进去，公孙隐有了求生的意志，也自行收束真气，于是两大高手功力就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抗相拒了。

此时公孙奇已用毒掌打死了好几个丐帮弟子，逃至山腰。那队金国武士从山脚杀上来，与他的距离已经不远了。但因一众英雄与丐帮弟子动了公愤，仍然穷追不舍。

公孙隐神智清醒之后，所得众人的骂声，声声都是骂他儿子，他一气之下，跳了起来，说道：“我一定要把这畜牲亲手处死！”但他的功力尚未恢复，一怒之下，真气走入岔道，刚刚跳起，咕咚一声，又跌倒了。柳元宗连忙将他扶起，说道：“公孙大哥，恕我直言，你就比如是没有这个儿子，当他是死了吧。何苦来由为他生气？”公孙隐气呼呼地道：“我不会给他气死的，我不需要你们都来照料我，快快去给我拿这孽畜！”武林天骄道：“我和谷涵同去。”立即飞步奔前，原来他已经看见山坳处有两个少女跑来，其中之一，正是赫连清云。因此无须公孙隐吩咐，他也是要赶着去救援的了。柳元宗要给公孙隐治病，不能离开，蓬莱魔女既舍不得离开师父，也不愿亲自去伤公孙奇。她就留下来协助父亲，从旁照料。

公孙奇一臂脱臼，只剩下一条左臂可以使唤，他的轻功虽然不弱，但群雄的暗器，从他背后纷纷打来，他必须挥剑拨打，当然也就影响了他的轻功。武林天骄施展“八步赶蝉”的功夫，迅即越

过众人，与公孙奇的距离越来越近。

公孙奇暗叫“不妙”。他深知武林天骄的功夫远非群丐可比，自己只剩一臂，决计打不过武林天骄。就在此时，忽见两个女子从山坳出来，正好挡住他的去路。

这两个女子，一个是赫连清云。另一个则是云紫烟。赫连清云的伤已经好了，今朝武士敦与云紫烟一同到公孙隐家中，后来武士敦与武林天骄先走一步，她与云紫烟随着而来，但因她们轻功较弱，赫连清云又是刚刚伤好，故而现在才到。

公孙奇哈哈笑道：“你们这两个雌儿来得正好！”当下插剑归鞘，身形一掠，倏地就到了二女身旁，施展大擒拿的手法。要知赫连清云是武林天骄的师妹，云紫烟是武士敦的未婚妻子，公孙奇只要随便擒住一人便可当作护身盾牌，不但可以脱险，而且可以用来威胁群雄了。

公孙奇虽然一臂脱臼，但独臂使出的擒拿手法，仍是十分凌厉。他知道云紫烟武功较弱，第一招先向云紫烟发出。

哪知云紫烟自从那次受辱之后，回到师父无相神尼门下，又苦练了五年剑术，早已是今非昔比。此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骂声“奸贼”，竟然毫不躲闪，便是刷的一剑，还刺过去。

这一剑刺胸截肋，剑势遒劲，是一招拼着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杀手绝招。公孙奇也不由得心中一凛：“这雌儿的剑术远胜从前，倒也不可太过轻敌了。”

但云紫烟虽然远胜从前，毕竟还是比不上公孙奇。公孙奇融会正邪两派的最上乘武功，招数已到收发随心的境界。就在双方即将碰上之际，公孙奇已是身移步换，倏地绕到了云紫烟的侧边，避开了两败俱伤的局面。他脚步未停，招数不变，仍然是那一式擒拿手法，不过抓向云紫烟的部位，则与前不同而已。

云紫烟一剑刺空，变招已来不及。倘若是单打独斗的话，必将落在公孙奇手上无疑。但好在有个赫连清云在她身边，一见不妙，立即舍命扑来，解云紫烟之危。

赫连清云这一招更是使得毒辣，她手挥玉笛，打公孙奇那只脱了臼的手臂，而且是对准了碎折的关节骨缝之处打下去的！

公孙奇手臂只是脱臼，续筋驳骨，还不很困难。但倘若手臂被打断分成两截，那么要想断臂再续，就极不容易了。公孙奇当然不敢给她打中，只好闪开。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已经赶到。

公孙奇大喝一声，袖子一挥，劲风呼呼，就在武林天骄只差几步就可以赶到之标，倏地使出铁袖神功，向赫连清云卷去。赫连清云毒伤初愈，气力未曾恢复，百忙中一个“鹞子翻身”，向后倒纵，但虽然没有给他袖子卷着，却也给那股劲风震翻。“砰”的一声，在半空中一个倒头筋斗，跌了下来。

武林天骄这一惊非同小可，玉箫一指，一口炙热的罡气，从箫管之中吹出。公孙奇发出毒掌，腥风罡气，两相抵消。公孙奇只剩一臂，不敢恋战，转头便走。

武林天骄急于救人，也无心去追，连忙跑过去将赫连清云扶起。幸亏赫连清云刚才闪躲及时，虽摔一跤，却没受伤。此时武士敦亦已赶到了来救应了。

云紫烟叫道：“大哥给我报仇！”武士敦“呼”的一掌打出。丐帮的大力金刚掌功夫乃是武林一绝，武士敦的师父尚昆阳生前曾有“天下第一掌”之称，武士敦天生异禀，掌力之强不亚于师父盛年。公孙奇右臂脱臼之后，一直未得空暇敷上金创药，刚刚又与武林天骄交了一招，牵动伤臂，伤口扩大，鲜血已在汩汩流出。公孙奇只得强运邪派玄功，封闭穴道，暂止血流，拼命逃跑。此时二人之间的距离在十丈开外，公孙奇想不到武士敦的劈空掌力打得这么远，只顾运功闭穴止血，而未能及时防御。只听得“蓬”的一声，公孙奇给武士敦的掌力震翻，变作了滚地葫芦。

赫连清云一推武林天骄道：“我没受伤，你快去擒奸贼！”武林天骄在武士敦前面，距离公孙奇不到五丈。他放开了赫连清云，展开八步赶蝉的功夫，几个起伏，已是追到了公孙奇背后，公孙奇尚在地上打滚，当然跑不过他。

眼看武林天骄就可以把公孙奇手到擒来，忽见一骑快马飞奔来到，马上的军官竟然是金军的主将，具有皇叔身份的完颜长之。

完颜长之喝道：“檀羽冲，你身为金国贝子，何等尊荣，竟与群丐为伍，羞也不羞？”口中喝骂，手上已在张弓放箭，他是金国

数一数二的高手，若只论功力之深，他还要比武林天骄稍胜一筹。只听得弓如霹雳，箭似流星，武林天骄只差一步就可以抓着公孙奇，利箭已经射到。武林天骄挥箫拨箭，箭虽拨落，虎口竟也隐隐发麻。

武林天骄冷笑道：“丐帮豪杰，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我与他们为友，胜于你陪伴暴君，为虎作伥！”完颜长之怒道：“我以为你只是不服前皇，才犯上作乱的。哪知你竟是甘为叛逆，我非杀你不可。”弓弦三响，连珠三箭射来。说时迟，那时快，武士敦亦已赶到了。

武士敦迈步上前，噼啪两刀，扫落了两枝箭，第三枝箭来不及用兵器打落，引身一闪，这枝箭几乎是贴着他的身旁射过。原来武士敦的内家真力胜于武林天骄，而身法灵活则有所不如。故所以他能够打落两枝，不感吃力，但却险被第三枝箭所伤。

完颜长之见他面不红，气不喘，心中也自一惊：“这臭叫花气力倒是很大。”武士敦险给射中，大怒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一刀！”一把匕首掷出，但却不是向马上的完颜长之飞来，而是瞄准了马脚贴地扫去，完颜长之俯伏雕鞍，长鞭一撩，因部位不对，功力难以尽量发挥，鞭梢虽然卷着了匕首，但马腿已给刀锋划伤。他的坐骑是久经训练的战马，登时人立长嘶，不敢再向前跑。

完颜长之一惊，心里想道：“下马步战，我与檀羽冲不过打个平手，加上这个臭叫花，我是必败无疑。好汉不能吃眼前之亏。”此时，金国的大队武士已将随后赶到，完颜长之遂勒住马头，不再前进。武士敦与武林天骄各自保护未婚妻子，也急忙回来与大伙会合。

公孙奇在地上打了几个滚，那队金国武士的“先行”已经赶到接应，完颜长之皱眉道：“公孙郡马，你何以如此狼狈？”公孙奇虽然已经杀了受封为金国郡主的妻子，但金国的新皇帝既然还要利用他，所以仍然保留他这“郡马”的尊号。

公孙奇不待人扶，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看武士敦等人已经走回去了，方始放下了心，暗暗叫声“好险！”他仗着邪

派的护体神功，刚才又应变得宜，是以只是给武士敦的掌力震翻，而没有受到内伤。但虽得侥幸脱险，在完颜长之面前出乖露丑，也不禁羞得满面通红。

公孙奇驳上白骨，敷了金创药，气呼呼地说道：“不必提啦，大事已经坏了。不但我这个丐帮帮主做不成，朱丹鹤也已经给他们擒去了。”完颜长之道：“风火龙呢？”公孙奇道：“这老杀材更糟，他临时反悔，把事情都抖了出来，不待别人杀他，自己就自尽了。丐帮是再也钻不进去的了，如今是用计不成，只能动武了！”

原来完颜长之在大足峡设下埋伏，是作了两种打算的。倘若原来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公孙奇当上了丐帮帮主的话，他就按兵不动，作长远的打算。以后可以借助于公孙奇之力，诛锄更多的抗金义士。倘若计划失败，他得到讯号，便即发兵攻来，先把聚会的丐帮弟子一网打尽。至于公孙奇是否牺牲，则已不在他考虑之内了。完颜长之这个恶毒的主意，是连公孙奇都未知道的。不过，他聪明绝顶，此时见完颜长之领兵杀来，当然心中亦已明白。但此时他已走到绝路，再也无法冒充是抗金的英雄，他既然没有悔过求饶或一死谢罪的勇气，也就只有完全投靠敌人这一条路了。

不过，完颜长之却不是接到讯号赶来的，（因为朱丹鹤在最紧要的关头已给武士敦等人监视，无法发出讯号。）而是给西岐凤等一众英雄发现了他们埋伏的秘密，迫得他们不得不提早发动的。也正由于他们提早发动，及时杀到，公孙奇才得侥幸逃出一条性命。

此时乙休也已逃回本国的队伍，于是完颜长之便即发动进攻。那边武士敦亦已会合了大伙，严阵以待。

赫连清云跟着武林天骄跑到草坪，石头上赫连清波那颗首级，还摆在这儿。赫连清云一眼看见这颗首级，不由得心头一震，失声说道：“这不是我的姐姐吗？是你，你们……”武林天骄道：“不是我们杀的，是公孙奇这奸贼杀的。他要借你姐姐的首级取信于人，谋夺帮主大位。”

赫连清云与赫连清波虽然早已是姐妹殊途，分清泾渭，但目睹如此惨状，也不禁心中悲愤，咬牙说道：“我姐姐固然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但却不应该由公孙奇这奸贼来杀她！”上前收了赫

连清波的首级，正要寻觅蓬莱魔女，却已听得蓬莱魔女惊叫之声。

原来公孙隐看见武士敦等人回来，知道公孙奇已经逃脱，今后他这不肖之子，将公然与敌为伍，变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奸贼了。公孙隐一世英雄，怎忍得了有如此一个不肖之子，败尽他的门风，丢尽他的面子。他正在一口气转不过来，赫连清云那几句话又恰恰在此时让他听见。公孙隐接连受了重大的刺激，一口真气走入岔道，登时又晕了过去。蓬莱魔女就是因为她的师父再度晕倒而惊叫的。

柳元宗将本身真气输送进去，在公孙隐耳边低声说道：“公孙大哥，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诺言。清瑶的婚礼还待你主持呢！”

公孙隐倏地张开眼睛，叫道：“气死我也！”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吓得蓬莱魔女张皇失措。柳元宗摇了摇手，示意女儿不可惊惶，说道：“公孙大哥，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你先要保重身子才好。”公孙隐的心情，柳元宗是明白的。公孙隐是为了自己不能惩治不肖之子而伤心，故而柳元宗劝他保重身子，正是对症下药的言语。

公孙隐叹了口气，说道：“谷涵，你过来！”笑傲乾坤上前叫了一声：“爹爹！”公孙隐道：“我答应把瑶儿嫁给你，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件事。”笑傲乾坤道：“请爹爹吩咐。”公孙隐道：“我已是不能亲手惩治这个畜牲了，你们夫妇成婚之后，必须为我完成这个心愿。”原来公孙隐虽然给柳元宗鼓起求生的意志，但已经走火入魔，今后将半身不遂，不能行动的了。他知道蓬莱魔女念在他的情分，未必下得决心杀公孙奇，故而郑重地嘱咐笑傲乾坤，把这件任务交给他。笑傲乾坤道：“爹爹，你安心养伤。这件事我会给你办到的。”此时，金国武士已经杀上山头，公孙隐道：“好，你们都去迎敌吧。不能因为我的缘故，累了大家。”柳元宗道：“你一世英雄，也决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不由分说，把公孙隐背了起来，公孙隐还想说话，柳元宗已抢着道：“谷涵的武功制伏不了公孙奇，今后还得你多传授他们夫妇的武功呢。你不保全自己的性命，又怎能指望谷涵给你完成心愿？”公孙隐这才没有话说，索性闭上眼睛。他是不愿意看见他的儿子跟着敌人一道杀来。

但公孙奇却并没有再杀回来，他一来是怕他父亲，二来断臂待续，因此乘了一匹快马，自己先跑回去养伤了。神驼乙休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仍然跟随完颜长之杀来。完颜长之杀上山头，立即喝令放箭。他带的这班武士，都是经过挑选过的好手，人人武艺高强，用的是当时最犀利的一种武器——神臂弓。

一声令下，千箭如蝗，神臂弓所发的箭可以射到三十丈开外，丐帮弟子有十数人登时中箭身亡。

武士敦大怒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只你们会放冷箭么？”信手拾起地上一块石头，用力一捏，石头碎成十数块，把手一扬，用“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这把碎石也飞到数十丈开外，打死打伤了十几个金兵。

可是丐帮这边，有武士敦这等功力的人，不过寥寥数人，而对方却有几百张神臂弓，两边箭石交锋，丐帮这边自是大大吃亏。

武士敦急忙改变队形，用人自为战的办法，各自找寻隐蔽的地方，或躲在岩石之后，或藏在大树之上，双方用暗器互相攒射。

普通的暗器，不如神臂弓射得这么远，丐帮仍是不免吃亏，但改换了战术之后，伤亡已是大为减少。丐帮弟子与一众英雄都怀着满腔怒火，只待敌人接近，就冲出去与他们肉搏。

可是完颜长之却勒住了战马，金国的武士也都在三十丈之外停止前进，只用神臂弓发箭。武士中有数十名神箭手，丐帮弟子一在隐蔽的地方露出头来，就有中箭的危险，激战之下，丐帮弟子又有十数人伤亡。柳元宗、武士敦等人也飞石打伤了对方十几个神箭手。双方伤亡的人数倒是差不多相等，但敌众我寡，倘若如此相持下去，丐帮这边却是禁不起伤亡的消耗。

武士敦站在高处，严密注意敌方动态，只见金军的队形向两面作扇形展开，转眼间就似一条长蛇把山腰圈住，看来是要把山顶上的人团团围困，来一个瓮中捉鳖的战术。武士敦心道：“好呀，他们的胃口倒是不小，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么？但他们的兵力分散布防，却也正有利于我们从一点突围了。”

武士敦正要下令突围，忽地心念一动，又再想道：“完颜长之是金国的名将，难道他想不到兵力分散的弊病？莫非他是另有所

恃，诱使我们上钩？”

心念未已，只听得山脚也有厮杀之声，原来是西岐凤率领的那班好汉，被一队金兵围在山下。西岐凤这方人数不多，只有四五十个，包围他们的金国武士，有一百多人，平均是敌三我一。西岐凤无法突围，但金国的武士在他们负隅顽抗之下，也不能将他们消灭。好在完颜长之主要的目的是要歼灭山上的群雄，故而没有抽出更多的兵力去包围他们。

东海龙与西岐凤情如手足，见他在山下受围，勃然怒道：“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冲出去与他们决一死战吧！”在他振臂一呼之下，不属于丐帮的各路英雄纷纷响应，武士敦虽然觉得敌人企图未明，冲出去可能上当，但也不便阻拦，只好率领丐帮之中七袋弟子以上的高手，给冲出去的群雄压阵。

东海龙取了一杆长枪，一马当先，冲上前去，长枪舞得呼呼风响，向他射来的乱箭，都给他长枪拨落。宋金刚等一众英雄，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冒着箭雨冲锋，虽然又死伤了几人，但双方的距离，已是越来越近。

转眼间已冲到金军阵前，一个军官是金国著名的勇士，不识得东海龙的厉害，自恃本领，拍马迎来，东海龙大吼一声，长枪飞出，从这个军官的前心射入，后心穿出，登时人仰马翻，死于非命。金军阵脚摇动。

神驼乙休跟在完颜长之身边，见东海龙来得凶猛，怒道：“待我去收拾这糟老头儿。”完颜长之微笑道：“不必与他们逞血肉之勇。”此时一众英雄都已杀到，眼看双方就要短兵相接，完颜长之忽地将令旗一展，喝道：“用火烧他！”

金军两翼分开，中间现出一队黑衣武士，人人手上抱着一个长可一丈的圆筒，黑黝黝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众英雄方自一怔，陡然间只听得呼呼风响，火光耀眼，每一个圆筒都喷出了火来。登时就似有数十条火蛇，吐出火舌，择人而啮。众英雄猝不及防，许多人身上着火，烧得焦头烂额。东海龙在地上一个打滚，扑灭了身上的火焰，跳起身来，抢了一个喷火筒，也向金军射去。可是他一个人究竟是敌不过数十条火蛇的扫射，其他的人抢不到喷火筒被烧伤